

远游岁月

刘再复海外散文选

Time of My
Roaming the
World

漂泊者的心灵自传

刘再复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远游岁月

刘再复海外散文选

Time of My
Roaming the
World

漂泊者的心灵自传

刘再复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远游岁月：刘再复海外散文选 / 刘再复著.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 8
ISBN 978-7-5360-5602-2

I. 远… II. 刘…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03309 号

责任编辑：张 懿
技术编辑：易 平
装帧设计：礼孩书衣坊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广彩印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20.75 1 插页
字 数 320,000 字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150 册
定 价 3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远游者的沉思(序一) 林 岗 · 001

漂泊者的心灵自传(序二) 刘剑梅 · 007

漂泊的故乡

瞬间 · 003

第二人生之初 · 005

漂泊的故乡 · 007

转世难 · 009

谷底 · 011

草地 · 013

孤独的领悟 · 015

“骷髅”的领悟 · 017

听涛声 · 019

背着曹雪芹和聂绀弩浪迹天涯 · 021

海悟 · 023

又是圆月挂中天 · 025

又看秋叶 · 027

脚踩千秋雪 · 029

秋天安魂曲 · 031

乞力马扎罗山的豹子 · 036

西寻故乡 · 038

第二生命三部曲 · 043



梦里已知身是客 · 050

玩屋丧志

玩屋丧志 · 055

学开车 · 057

草地上的客人 · 059

征服蒲公英 · 061

女儿的学校 · 064

毕业赠言 · 067

海德格尔激情 · 069

洛矶山下美丽的瞬间 · 073

欲望之城 · 075

采蘑菇 · 078

醉卧草地 · 080

占有孤独 · 082

远游岁月

初见温哥华 · 085

悟巴黎 · 090

纯粹的呆坐 · 095



“宁静”的对话 · 097
失明的眼睛更明亮 · 099
怪杰之乡 · 101
寻找旧梦的碎片 · 104
徘徊冬宫 · 108
嫁错了对象的国家 · 112
严峻的自由城 · 116
丢失的铜孩子 · 119
甜蜜的哥本哈根 · 122
世界最后的归宿 · 125
走访海明威 · 128
二〇〇五年的浪迹 · 131

阅读美国

新哥伦布的使命 · 135
杰弗逊遗愿 · 140
杰弗逊誓辞 · 142
走访黑山四总统 · 146
再悟纽约 · 151
西部牛仔 · 153
小城守望者 · 156
风景独好的科罗拉多 · 158



Amish 部落 · 161

科罗拉多惨案二题 · 163

 (一) 科罗拉多惨案 · 163

 (二) 再谈科罗拉多惨案 · 164

富人喜剧 · 166

纳博科夫寓言 · 168

阿诺德启示录 · 170

思想者种族

思想者种族 · 175

两个给我力量的名字 · 177

命运之赐 · 179

死得其时的落叶 · 181

阳光，阳光真好 · 183

人生的盛宴 · 185

罗丹：三点启示 · 187

茨威格的绝望 · 189

十字架大悲情的复活 · 191

佛罗里达之游二题 · 194

 (一) 快乐园里说快乐 · 194

 (二) 深、浅二字论人生 · 196

两则“专栏”开篇语 · 199



(一) 努力做一个人 · 199

(二) 当作家易，做一个人难 · 200

活着多么好 · 202

童年的长度 · 204

救援我心魂的几个文学故事 · 206

今昔心境 · 214

难过

难过 · 219

慈母祭 · 221

别外婆 · 224

苦汁 · 226

亡灵的金唱片 · 228

端午节 · 230

夏威夷的思念 · 233

山那边的小鹿 · 237

共一冰冷的钥匙 · 241

莎士比亚橡树 · 244



两地书写

两地书写的快乐 · 249

论慧根与善根 · 254

论灵魂的根柢 · 257

论快乐的巅峰 · 261

论生命场 · 265

论思想的韧性 · 269

“柔与刚”的选择 · 273

香港大都市的隐喻 · 276

世俗之城与精神之城 · 279

独语天涯

《独语天涯》自序 · 285

《面壁沉思录》第一章 · 297

《山海经》的领悟 · 307

后记 · 314



远游者的沉思(序一)

林 岗

现代中国曲折多变的历史固然有它丰富多彩的一面，但是穿透表面的华丽便显露出它残酷无情的本色。尤其是对那些执着于思考和写作的知识人，不论愿意还是不愿意，不得不在巨大的社会潮流的裹挟中前行，然而不知什么时候，完全预计不到，一个巨浪便向个人扑面而来，渺小的个人不被打得人仰马翻，也要遍体鳞伤。大难过后，生活既定的可能性之门便朝他们永远关闭了，而新的可能性之门要靠他们自己去叩问，去开启。这时候，有人以死拒绝，有人沉默不语、有人在夹缝中生存，当然也有人选择苟且应世。后者不论，前者一长串的名字当中我们至少可以数出：沈从文、无名氏、穆旦、艾青、丁玲、傅雷、老舍、翦伯赞等。这串名字还可以开列下去，不过就是这些，也足可以让我们领悟命运的残酷。思考与写作，只要与这片土地相关，就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也不会是平静的。厄运之神会突如其来降临，阻挡你前方的路，扼住你手中的笔。既然个人没有可能强大到扼得住命运咽喉的程度，而又不想被厄运之神窒息，便只能诸苦散尽之后，自寻归路，在各种形式的放逐中寻求自身生命的归宿。沈从文改换行当，转而研究服装史是这样；无名氏在无声中写作是这样；穆旦回国后沉醉于翻译也是这样。就像国家、社会、历史要淹没写作一样，写作也要冒出头来呼吸生存，于是我们在现代文学史里，隐隐约约看到一个百年不断、绵绵不绝的写作传统，姑且称之为放逐中回归的写作传统吧。我觉得，刘再复的海外散文便是这一隐约的写作传统的再次光大。十九年来，他一面漂流，一面诉说心中的思考，写下散文《漂流手记》九卷、《红楼四书》，还有其他的学术文字。这些散文如今精选为《远游岁月——刘再复海外散文选》，它的问世可让我们看到高尚心灵不平凡的心路历程，还可看到思想的淬炼和生命的骄傲。

他的散文生动地记录了他身处海外迈出的第一步，这就是不断地脱去身上的“旧我”。蜕变是异常艰难的，刘再复把这个过程形象地形容为“第二人生”。“第二人生”既是一个客观的过程，也是一个难得的主观心灵的觉醒。母亲、故土养育了他，识字、读书、上大学，在这之后，他也以他的勤奋和智慧参与家国故土的建设。假如这一过程延续下去，很可能就没有了后来的“第二人生”；只是在“第一

人生”的可能性封闭了之后，他才以顽强的自我拯救的意志和强大的心灵智慧寻找到了造物向他开启的“第二人生”。这个过程无异于佛经上说的浴火重生式的涅槃，从肉身到灵魂来一次再造。从学说话（学外语）、学走路（开车）、学融入社区生活开始（《第二人生之初》，《谷底》，《梦里已知身是客》），到在寂寞、孤独中走出情感和心里的低谷，在自我放逐中回归到真我的内心世界。前者是世间的、社会的，做起来虽然艰难，但毕竟有限；而后者则是心理的、精神的，我相信不经过漫长的、反复的精神阵痛是没办法走出这片人生的戈壁荒漠的。刘再复用“转世投胎”，用斩断与故国乡土的“脐带”来描述当初经历的精神阵痛，没有丝毫的夸大。所幸的是他终于走出了辞土去国的阴影，人生的巨大变故不但没有击倒他，反而使他从中汲取了无尽的养分，滋养了自己的心灵世界。

第二人生的展开，对刘再复来说仿佛睁开了一双“天眼”。一个新的可能性世界在旧的可能性世界关闭之后出现在他的面前。他在这个世界游走，他在这个世界歌哭，尽情地抒发他在这个世界的感悟，也尽情表达他在这个世界的洞见。这个新的可能性世界，既是现实的海外，又是文化的中国；既是哲人沉思的存在，又是诗人安身立命的诗意的家园。刘再复的海外散文有一种“发现之美”，或者说饱含“发现的诗意”。他像一个用心的观察者，以他成长起来的“天眼”看周遭的大千世界，看幽冥微妙的内心世界，常常能够见他人所不能见，思他人所不能思；他又像一个旷野的跋涉者，一路用心寻找，他能够在荒漠里找到人生的甘泉，能够在孤岩绝岭中发现哲思的玉石。如果要用简洁的语言来概括刘再复海外散文的特色，我觉得只有“发现之美”四字才差强当之。这里说的发现不是左顾右盼的一孔之见，不是东张西望的随意猎奇之见，而是融会了作者本人在心灵的炼狱中重生的人生体验的发现，就算是平凡的事物，在刘再复的笔下都是显得不同凡响，因为那是经过他的心灵过滤的。

秋天到了，秋风瑟瑟，落叶纷纷而下，大自然在一阵秋风中改换了它的节奏。自然季节的变迁触发了思绪的灵感。刘再复有感于芝加哥大学校园满树的黄叶，在《瞬间》里写道：“人的生命也如大自然的生命一样，常在瞬间完成了精彩的超越，生命的意义就蕴含在一刹那的超越之中。在一刹那间，生命突然会奇迹般地涌出一个念头，一种思想，一股激情。……也许就在这一刹那间，你的灵魂往另一方向飞升，穿越了庞大的痛苦与黑暗，甚至穿越了残酷的死亡，实现了灵与肉的再生。这一刹那，就是偶然，就是命运。”从自然万象一刹那的变化，悟出瞬间在人的生命运抉择的含义，若不是经历一番“生死巨变”，又怎么能洞见自然世界蕴含的人生奥妙？然而，《瞬间》里所感悟的又不仅仅具有个人体验的意义，刘再复对自然的发现，还在于个人的体验升华至普遍的哲理感悟，这是对东西方的哲人“瞬刻



永恒”最好的诗意表达。我个人非常喜欢那些从自然万象中感悟人生的篇章，这些年来他远游的脚步足迹遍及欧亚、北美，他的“天眼”让他洞烛幽微，让他磅礴万象。他读山川，读大海，读小草，读落叶，读飞鸟，读走鹿，目光所至，思考所触，皆有发现。浩瀚的波罗的海让他感悟大海是“天地间最伟大的胸襟”，个人的心胸也应该像大海的心胸那样辽阔，辽阔得可容下星辰与日月（《听涛声》）。海明威《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写过一只冻死的豹子。这只豹子引起刘再复多年的思索，在穿山跋涉，看惯了洛矶山日升月落之后，他终于感悟到了这是一个关于寻找的故事，而寻找的真义在于“并不寻找什么”。因为生命的本色是自由，就像那只豹子不为寻找食物，不为称霸高山，只为自由的本性（《乞力马扎罗山的豹子》）。买了房子，定居下来，刘再复听从邻居的劝告，开始了“征服蒲公英”的护园行动。可能的方法，包括不停拔除和喷洒除草剂都试过了，他发现生命的速度总是比剪灭生命的速度要快，由此他再次想起了卡夫卡的名言：“从土地生长出来的生命是难以被消灭的，因为土地是永生的，附丽在土地上的生命也是永生的。”自然的启示刚好和他的经历共鸣：就像那些想征服他的人失败了一样，他想征服蒲公英也失败了，因为生命是不可战胜的（《征服蒲公英》）。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好些，不过仅此也就可以见出刘再复写散文，注重的是灵犀一闪的发现，心中有悟，才下笔成文。他的海外生活的感悟，如同汨汨细流的泉眼，源源不断，全是从自身生命的遍历中流出的。他的散文体现了他对生命和自然的大爱，显示了他敏锐的观察和睿智的体验，当之无愧称为思想者的散文。

古人云，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别乡去国，西海远游的经历对刘再复来说也是如此，从前对“东隅”的执着、执念，使得他无法放开生命的节奏去观察、体会异国异土的历史文化，只能通过翻译书籍多少“拿来”一些来自遥远西海的文化营养。即使初到海外，尚未脱去“旧我”，依旧沉浸在“乡愁”的情绪之中，异国丰富的历史文化还是没有进入他散文的视野。当他完成个人感情和心灵的超越之后，“桑榆”便出现在他的眼前。他的《漂流手记》中有一卷是《阅读美国》，其实这十数年来，刘再复写了不少的篇什是关于西方的历史文化和都市地理的。在这些篇章中，我们看到他不再是一个“拿来主义”者了，更深邃的哲思取代了从前功利主义色彩浓厚的为我所用式的对待西洋文化的态度；他也不再是一个刘姥姥似的执着于故园乡土的文化猎奇角色。他身处的西海一如他以前的故土，都被看做是人类栖息的大地。大地只有山脉河流的不同，没有何者优先的价值高下。耿耿于怀的民族、家国、历史的执念被放在一边，代之以悲天悯人的普世感怀。他这样描述他的东西行走（《初见温哥华》），“这几年，我像负笈的行者到处漂流，登览另一世间的兴亡悲笑，眼界逐渐放宽，不再把一国一乡一里当做自己的归宿，而把遥远的另一未



知的彼岸作为真正的故乡。”他的眼光伴随着他的行走，越行越远，也越行越深，使他的异域散文既有远眺者的大气，又有深思者的洞见。

故乡、家园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字眼，不论人们寄托怎样的形而上的感情，故乡家园总是和人们生于斯，长于斯的生活空间相联系的。它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可是刘再复对爱默生的阅读超越了这一寻常的俗见。他把爱默生誉为“新哥伦布”，老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那是一片可以安居乐业的土地，而爱默生则是一个精神领域的哥伦布，致力于发现为俗见遮蔽的真理。他在《新哥伦布的使命》中引用爱默生对故乡的看法：“哪里有知识，哪里有美德，哪里有美好的事物，哪里就是他的家。”行走中的刘再复对爱默生关于家园的看法倍感亲切，他说爱默生的看法“从根本上拯救了我”。也许有人会认为这又是一个同在天涯而相惜的故事，其实道理并不那么简单。爱默生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普世主义者。他对何者是故乡的认识与其说是普世主义，不如说是一种生活境界的体验：人应以知识和美德为终生的使命，那知识与美德自然就成了心目中的故乡。漂流的生活对刘再复来说其实就是洗涤，荡涤了凡俗的尘埃，才有对真义的共鸣。他能激赏爱默生的“故乡”，说明他实现了生活境界的超越，实现了人生的升华。正如他在散文说到的那样：“用地域、国界、党派、肤色等来规定一个人的本质是爱默生无法容忍的。大自由人的心灵没有任何栅栏，包括没有南方与北方、东方与西方、天上与地下的栅栏，也没有任何世俗的障碍，包括语障、理念障、种族障、身份障等等。”人对具体故乡的依恋，固然说明人的深情，但这同样是一种“我执”式的局限，它遮拦我们走向更自由的天地，刘再复对“故乡”的再发现，渗透着痛彻的反省精神。

刘再复在美国生活多年，美国对他而言不再如同国人心目中的“西方”，而是一块实实在在的人类生活的土地。他作为这片土地上生活的见证者，对美国的赞美和批评都来得特别真切，丝毫没有那些中西文化比较话题里常常可以见到的意识形态色彩。他对美国生活的发现是一个心地宽广、不存偏见的发现。比如，他盛赞杰弗逊对言论心灵自由的热爱（《杰弗逊誓词》）；他从美国小镇生活里看到真正的美国精神（《我爱波德城》）；但是刘再复也中肯指出南达科他州巨岩壁立的黑山四总统像，当中的一人西奥多·罗斯福名不副实（《走访黑山四总统》）；他也坦言美国中学对学生过度放任造成了不良后果（《女儿的学校》）。刘再复写美国，我最喜欢的一篇是《纳博科夫寓言》，他谈他对《洛丽塔》的发现。这本是一个可以长篇大论的题目，刘再复却以他的独到发现浓缩成一片短散文，显示出他阅历丰富思考深刻之后的明心见性一语道破的功夫。纳博科夫写的是一个变态畸形恋的故事，但对这个故事的解释却是人言人殊，光学术界就解人无数，理论套上一大堆，却未见说出什么真知灼见。刘再复这篇短文，参以自身游走欧美两地多年的体验，一语中



的：《洛丽塔》是“美国文化与欧洲文化的伟大寓言”。他的话是我读到的关于纳博科夫这部小说的最开悟、最益智的见解。他说，“我在洛丽塔身上读到了美国，读到了这个年轻的国家远离欧洲的人文传统，远离欧洲的理想主义与浪漫气息，读到了这个被物欲所覆盖的国家一切都纳入做生意的轨道，现实到极点。”纳博科夫的写作像迷宫一样难解，我想有了刘再复的读破，他应该会含笑于九泉。

刘再复散文里有一类很特别，写得非常空灵碧透，越到后来，他似乎越倾心于这类渗透哲思感悟的写作。我个人不但喜欢他这种风格的散文，还以为这代表他散文写作的最高的境界。他的这类散文没有事体，只有意象和淋漓酣畅的思考，以人生的玄思彻悟灌注于文字中间，像一股汨汨的流泉，清澈透明，又沁人心脾，是汉语散文难得的精品。比如他与女儿刘剑梅的“两地书写”，探讨智慧、追思灵魂、议论快乐、畅论生命等篇什，虽然这都不算独得的论题，中西哲人也曾多所论述，但是刘再复以他神来之笔，发而为书信体，不是站在高处指点迷津，而是对谈交流，在严肃的题目下做亲切的文字。更重要的是他将自己经历世道沧桑之后的独有感悟娓娓道来，他的姿态不是一个论述者的姿态，他不作真理的阐述者，他不要读者接受什么在手的真理，而是与读者一道分享自己漫长思索追求所得的感悟。这一类的文字，刘再复除了发为书信体以外，还有一种就是他的“独语体”。这个名称是我忽然想到的，来自他另一本散文集《独语天涯》。古人有灯下漫笔的说法，而“独语天涯”恰好道出他写作的本真状态：独自面对人生、大地、苍穹宇宙，诉说自己的思考和感悟。此处容我引一节《〈山海经〉的领悟》：

夸父、精卫、刑天、女娲：天地之间永恒的天真；只知耕耘，不知收获的天真；只知奋飞，不知占有的天真。有天真在，便不顾路途中的巨火烈焰，人生中有沧海般的大苦难，贴近目标时有断头的危险。有夸父、精卫、刑天、女娲的名字在，就会有伟大的耕耘者与追求者。王朝明明灭灭，天真的探寻者却生生不息。

散文写得这样精粹，其道已经与诗相通。浓浓的思考穿越千万年的神话与历史，与诗意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刘再复散文那种近乎完璧的思与诗的融合。

散文之道入门容易，登堂入室困难，其中存在一个“工夫”与“境界”的差别。因为散文全赖单行散句敷衍成文，推而广之会说话造句就离会写散文不远。那些取捷径者往往利用了散文形式性要素不强的特点，以外部的“工夫”掩盖自身修养的不足，比如多以知识的堆砌规避真知的不足，多以景物的描写弥补精神的缺陷，多以句式的罗列变换营造抒情的架子而实质缺乏内里的真情，或者以刁钻的语

文造句营造新奇的气氛，凡此种种在时下散文的文坛惯常可见。清代桐城义法以义理、考据、辞章视为秘而不传的作文不二法门，义理姑且不论，所谓考据、所谓辞章，其实就是桐城义法的“工夫”。如今的散文文坛虽无桐城之名，但有桐城之实，完全是古人的衣钵的再现。作者不自知，承袭了作文之道的表面“工夫”。散文固然要讲工夫，但更要讲境界。散文之道登堂入室的最后分界线其实就在境界。境界从漫长的自我修养和精神历练中得来，境界从透彻的感悟中得来。读刘再复的散文，会让人深深感到，他写散文有一个非常自觉的自我意识：写散文当追求高远的境界。远游西海的十九年，无论尝试哪一种散文的体式，都以自己悟得的真知灼见下笔，都以明心见性的一语道破为文。所以读他的散文，没有障碍。既没有知识障，没有地理障、也没有语词障。他捐弃寻常的工夫，一意追求散文之道的境界，因此他的散文境界清澈、高远、辽阔。写得不落俗套，读来一洗凡尘，在当代汉语散文之林卓然自树一家。

古人有“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说法。因西海行走，刘再复经历了料想不到的人生大转折、大沧桑，其艰难困苦的程度，亦只有他自己冷暖自知，然而玄思彻悟落于笔端，妙想指涉皆成文字，这未尝不可以说是天意的报偿、造物的厚爱。在今后的岁月，我们衷心祝愿他在孤独精神之旅的探寻中，有更丰厚的收获，有更多的佳作与我们读者一道分享。

二〇〇八年九月

于广州中山大学

编者注：

林岗，知名人文学者，现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边缘解读》《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之研究》《传统与中国人》《罪与文学》（与刘再复合著）等学术专著。



漂泊者的心灵自传(序二)

刘剑梅

父亲在海外已漂泊整整十九年，从第一人生走向第二人生。这种生命转化好不好？这个问题对我而言，回答非常简单明了：好极了。对于第一人生中的世俗角色及其负累，有一个“了”，这就“好”。而第二人生则是全新的开始，尽管“转世难”，尽管经历过连根拔的苦痛与窒息感，但终于使自己赢得一次新的生命的黎明，迎接了一次灵魂再生的日出。世人千千万万，有几个人能有父亲的幸运，可以赢得“二度童年”，“二度青春共和国”（《红楼梦悟》），可以重新用孩子好奇的眼睛看人间，看世界，可以在洛矾山下建构一个只属于自己的象牙之塔，独自尽情地行吟与歌哭，还可独自与苍天大地对话，并在一张自由而平静的书桌上，让心声化作文字，一滴一滴地流向知音者的心坎里。

父亲出生于福建南部的山乡里，本质上是农家子。这种穷乡僻壤，使他天生带有两种性格，一是质朴，二是勤劳。到西方的“花花世界”后，他依然如此，始终保持质朴的内心，既不为苦难所动，也不为成就所移。他的写作，正如王强（父亲的年轻好友）所说，是类似《一千零一夜》那个阿拉伯少女为了拯救生命的讲述，不讲就没有明天。如果说，在国内时写作多少还有功利之需，那么，在海外，父亲的表述则完全是活下去——有意义地活下去的需求。作品不是点缀品，更不是面具，而是灵魂诉说的需要，是生命自明、自证、自救的需要。身在漂泊，心在诉说，漂泊史即心灵史。父亲在海外近二十年所写的文章，是漂泊文章，也是心灵传记。十多年前，父亲出版《漂流手记》的第一卷时，李欧梵教授为之作序，第一句话就说：“刘再复先生的《漂流手记》，是一部心灵的自传。”对于这一论点，他作了这样的解释：

中国知识分子的自传，五四以来，在文学史上留名的不少。譬如胡适的《四十自述》、郭沫若的《革命春秋》和沈从文的《从文自传》等等。……但能够从个人自主的观点而做心灵探讨的，几乎绝无仅有。五四以降的知识分子的自传，基本形式是“外向”的——面对的是家庭、社会和国家，为“小我”的经历放在一个“大我”的范畴中，（当然有少数的例外），所以很难展



现一种个人心灵的“主体性”。刘再复《漂流手记》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以散文形式完成了他的心灵上的忏悔，“主体性”十分鲜明。它的自传性不是对外的（虽然写的大多是外在的事物），而是一种“内省”的文体。它不把自我放在历史的大范畴中，而是把“自我”从过去的历史中解脱出来，这才是“漂流”的正面意义。

——《刘再复的心灵自传》（《漂流手记》小序）

李欧梵教授用“心灵自传”概说我父亲的漂泊散文，非常贴切，而把《漂流手记》视为内省文体即内心西游记也非常准确。《漂流手记》的第一卷如此，之后的八卷也是如此。不过，如果把九卷作为一个整体阅读，就可以读出其漂泊心灵在穿越时间的隧道旅程中是有明显变化的，从害怕孤独到占有孤独，从窒息感到至乐感，从家国忧思到宇宙领悟，从非常之心到平常之心，从形下故园到形上故乡，等等，可以看到漂泊心灵并非消极地浪迹，而是在积极地寻求、叩向和提升。这一心灵历程，固然有向后看的忏悔与反思，但更重要的是向前方寻觅的真诚与热情。这一历程，余英时教授准确地表述为“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参见余先生为《思想者十八题》所作的序文，香港明报出版社，二〇〇七年）。我觉得，父亲心灵漂泊史的诗意就在朝向自由王国的转变与提升中。

在国内的时候，父亲身兼人文学者与散文作家，既从事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后者的重心是文学理论与现代文学史），又创作散文诗，散文。出国后他仍然是追求学问、思想、文采，一面从事教学和支撑教学的研究，努力打通中国古今文化血脉与中西文化血脉，重心逐步从今向古转移，在“返回古典”的大思路下完成了“红楼四书”（《红楼梦悟》《共悟红楼》《红楼人三十种解读》《红楼哲学笔记》）。在这之前，他还完成了《放逐诸神》（论文集），《高行健论》，《现代文学诸子论》，《罪与文学》（与林岗合著），《告别革命》（与李泽厚合著）等学术与思想论著以及《思想者十八题》对谈访谈录。另一方面，父亲则孜孜不倦地进行散文写作。出版了《漂流手记》《远游岁月》《西寻故乡》《独语天涯》《漫步高原》《共悟人间》《阅读美国》《沧桑百感》《面壁沉思录》等漂流散文系列。我把漂流九卷视为父亲漂泊心灵的诉说。按其形式的差别，大约可分为五类。第一类是抒情、叙事小品；第二类是游记；这两类集中地自叙漂泊情思，人如其人其行其心，与“漂泊传”之名最为相符。第三类是悟语，其实也是心声，不过因篇幅限制，选的很少。无论是天涯悟语还是红楼悟语，或者面壁沉思时的自语，都是发自血脉深处的个人的声音。父亲仿佛有意创造一种新的语文体，袖珍散文与袖珍论文的结合体，每一节虽只有三五百字，却都有一个明心见性的精神之核，核中有视

